

一九四八年

人生杂志

第一卷 第一期

四期

摩西主編

人生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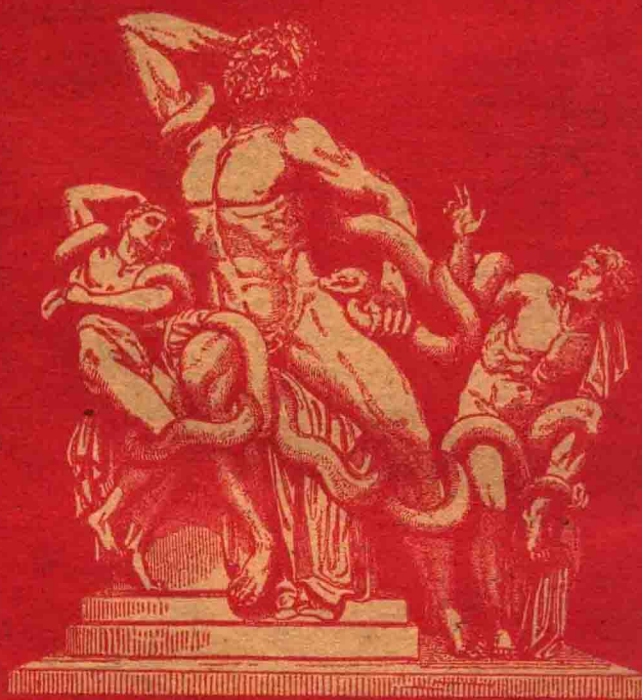
Human-Living

第二期



第一卷

被人忽視的生命要素——葉黃素
我患了二十年不癒的奇病
記一個立待槍決的死囚
我的續弦太太和孩子們



官心腐化・國病深沉
原子的明日
為全國失學青年控訴教育當局

1 9 4 8

上海人生雜誌社發行

楊元吉醫師

1948 年 新 著

產 科 學 問 答

生 理 篇 · 病 理 篇

最 近 出 版

發 行 者
大 德 出 版 社
上 海 江 寧 路 二 九 三 號
電 話 三 五 〇 九 九

是書依照部頒之課程系統
摘取國內各產科書之精華採錄
各家之高論參合成編體取問答
辭求簡暢務使在學者可以溫故
知新閱業者可以臨診參考即非
習醫者手此一編亦能稍知產科
之涯略不致臨事張皇鑄成大錯
兩書共有問答一二一〇條凡產
科學上之屬於生理病理者包括
無遺誠研習助產者之良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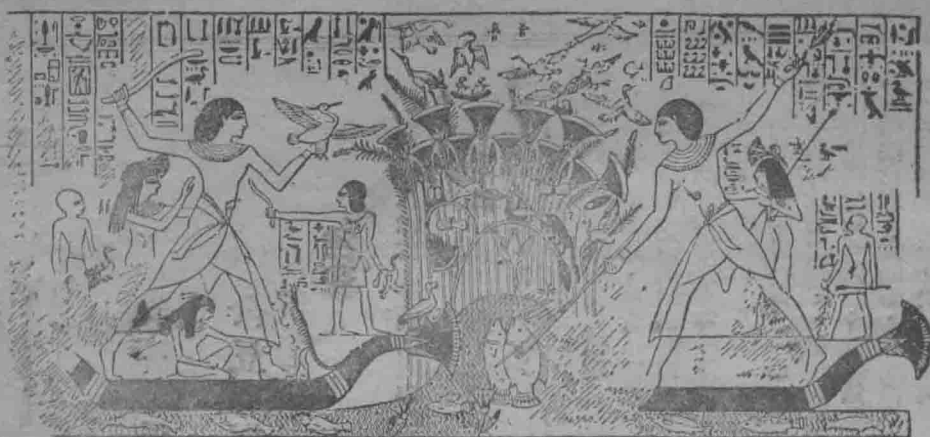


聯 利 印 刷 廠

承印： 圖書雜誌 · 簿籍帳冊 · 商業傳單
彩色商標 · 證券股票 · 各式另件

附設： 照相製版部 製本部
中西紙張部 文具部

總發行所 · 上 海 大 沽 路 一 一 〇 弄
廠 址 · 上 海 黃 陂 北 路 六 十 七 弄 十 二 號
電 話 · 六 一 四 一 二 轉 接 各 部



讀者
頁之

一個和尚的自訴

弱女子在暴丈夫的鐵蹄下呻吟

徵僱廚子·徵來了文人學士

官心腐化·國病深沉 (政治) 摩西 44

原子的明日 (科學) 張紫洞 48

被人忽視的生命要素——葉黃素 (科學) 沈嗣唐 49

為全國失學青年控訴教育當局 (教育) 程遠 51

我患了二十年不癒的奇病 (醫藥) 陳芸 55

屠格涅夫散文詩抄 (文藝) 史天行 56

記一個立待槍決的死囚 (犯罪) 王貴卿 57

我的續弦太太和孩子們 (家庭) 歐陽海 60

青年喪偶者的慘痛經驗 (婚姻) 劍啞 62

官心腐化·國病深沉

摩西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詞，以承三聖者：

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孟子

(一)

我們不必諱言，當我們面臨着惡劣的現實，我們必然會說政府怎樣怎樣的壞；但我們假使朝過去想一想，我們又會說政府怎樣好怎樣好了。

誠然，截至今天爲止，政府確有許多令人不滿的地方；民主不澈底，政治無能，派系把持，貪污遍地，一切都在說明，我們的政治是老大的，落伍的，腐化的。

然而，這三十多年以來，我們歷次所見到的政府（除了郭軍閥，敵僞及偏駐一隅的政府以外），都是良好的政府。她有英明的領袖，有老成謀國和少壯有爲的治政者。我們的平等，自由，是她所賜與的；在她的領導下，農人工人的地位臻高，婦女被解放。在她的管治下，只要人民不犯罪，地方不鬧亂子，自由並無限制；文人有發牢騷的自由，平民有控告官吏的自由。在他的領導下，我們度過了如許難關，擺脫了一切的帝國主義的縛束。在她的領導下，中樞官吏，多數是潔身自好的；假如我們到了南京，我們不難看見大員們穿着樸素的制服，吃着節約的菜飯，和平民住在一起，走着高低不平的路。正如胡適所云：南京是沒有貪官污吏的。對於這樣一個政府，我們自然不能說她不好。

假如我們要自己寬慰自己，我們大可以說，世界上絕無全善全美的政府；任何良好的政府，都有點美中不足。但我們不能這樣自欺欺人。我們的政府固然好，但好事已成過去，現在她是在「每况愈下」。從國府奠都南京一直到抗戰初期，我們的政治，是有着飛躍的進步的，從抗戰後期一直到今天，她是一落千丈了。儘管政府一次再次的改組，儘管革新的辦法愈來愈好，終難挽回政治上的頹勢。過去，張羣的辦法比宋子文的好，陳誠的辦法比何應欽的好。可是，宋子文時代的財政並不比張羣時代的困苦，而當時的物價也並不較之爲高。陳誠的「整軍經武」，只落革命同志一場「哭陵」，只落得東北那一局殘棋。

政府還是那一個政府，治政者還是那一批原人，爲甚麼從前飛躍進步而現在則一步退後一步？照一般的說法，這似乎要歸罪于戰爭。

因爲上次一場大戰，打得太久了。政治者的心太疲乏了，生活也太苦了。抗戰結束以後，他們有些人，都希望找點安慰，過點小我享受的生活。他們已無心于「爲大我謀福利」的工作了。只有少數的「身繫天下安危」的人物，才不會這樣。因而在策劃政治時，雖有少數人把國家民族的利害置于價值意識之內，但多數人卻會把「小我的利害」加進去的。于是政治便日益退步。

這就是說：一般人多認爲，政治之所以日益退步者，乃由于「官心大變」；而官心之所以大變者，又由于戰爭太久。

對於這種說法，我們贊同而不完全贊同。我們認爲，政治退化，固然由于「官心」大變，但促成這「大變」的「官心」者，決不是戰爭，即使沒有上次那一場大戰，「官心」也是要「變」的。爲甚呢？這話說來很長。

(一)

大家都知道，一個專制國家，假使要實行民主政治，她必須經過劇烈的革命，才會成功。但這革命，並不僅是武力革命而已，思想革命也在內。並且思想革命常常比武力革命更爲重要。因爲武力革命只能摧毀專制政治的體系，而不能根除專制政治的思想與風習。其思想風習未被根除，則潛入治政者的心中，乘隙作祟，使民主政治變質。這時惟有思想革命可以把那舊思想舊風習逐出人心，並建立一種新的民主思想與風習，爲之代替。這樣才能使那舊的東西，無機可乘，歸于消滅。所以一個最成功的民主國家，她無不是以民主思想維繫其民主政治的生命的。這種事實，在現代革命史上，記載很多，無須舉證。

而中國卻不是這樣。中國的思想革命，向來是以民衆爲對象的；治政者本身，不在對象之列。中國的民主政治的生命，經常是由短暫的革命情緒支持着的，不是由思想由主義去維繫她。從事革命的人大都以爲舊的專制政體已瓦解，新的主義已創立，新的政府已形成，新的政策已厘定，新的官吏已出現，實行新的民主政治，已無所可慮。可慮的是社會方面，陳腐的思想風習，潛存民間，勢將阻礙新政的行使。領導人民起來作思想革命，應是刻不容緩的事。于是五四運動摧毀舊社會風習于前。訓政開始對人民實施新政治訓練于後。但他們卻不曾想到，專制時代的積習，並不只是潛存民間的。同樣的，在爲政者自己的心中，也有積習潛在。從事思想革命，必須先從自己做起；必須先把積習從自己心中趕出來；必須先在自己心中建立起民主的信仰；然後才可以言社會改造。這種道理，在國父的心理建設及困難行易學說中；在蔣大總統的力行哲學中，都有剴切的昭示。但人們對於這種道理，始終是知而不行的。人們始終是改革別人而忘卻改革自己。人們始終是用主義掃蕩那陳舊的社會風習，而憑着一腔革命情緒，抗拒那政治上的積習。

因此，當革命情緒高漲的時候，積習暫時隱避起來，政治暫時獲得進步，當革命情緒低落的時候，積習便出來浸蝕政治，政治便一步退後一步了。譬如在滿清政府未推翻以前，革命情緒高漲，政治上的積習，望風披靡，于是民主政治的種子，很快的播佈開來，很快的萌着新芽。及滿清政府推翻以後，革命情緒低落，積習乃乘機出現，形成軍閥割據的局面。後來北伐軍興，革命情緒高漲，積習也隨之隱退，于是我們的政治訓練，收獲奇效。及北伐成功，革命情緒低落，積習又乘機出現，形成種種分裂的局面。後來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日甚，革命情緒又熾，積習復歸隱退，于是我們的政治，獲得飛躍的進步。及抗戰勝利，革命情緒低落，積習又乘機出現，形成「復員」與「接收」的混亂的局面。今天，戡亂大計，正在加緊進行，革命情緒原應高漲如昔，可是，人民需要休養生息，望治非常急切，革命情緒沒有高潮，因而政治上的積弊，也愈來愈顯著了。

在這積習籠罩之下，我們的各層政府的官吏，多數都失去了民主的風範，他們有的是王朝政府的官僚的作風。只有少數的身繫大局安

危的領袖人物和少數的特立獨行之士才不是這樣，但少數人經常是被他們多數人包圍着的。

王朝政府的官僚必固步自封；我們的官吏也是固步自封的。我們時常聽見他們說『我手下這批人，都是我的老同志。九一八及一二八前後，他們跟我做愛國運動，七七事變以後，他們跟我參加抗戰。他們章行，今後想再找一批這樣的幹部，實不可能』。於是他們各小和各人的幹部，組成了『相依爲命』『生死不分』的關係。於是所謂『派』，所謂『系』，便從此形成。派系形成之後，各層政府的大人主管，都有『自己的幹部』可用，無須向外求才，各派系的份子，都有自己的『主子』可奉，無須乎以『民』爲『主』。於是某某歷史悠久，支持他當選某某。某縣長因某事有功，着升行政專員。於是交通部長可以做教育部長，也可以辦黨。軍人可以從事政治，也可從事外交；而工商，農林，水利等等部份，則任何人可以出而執事了。因此，這三十多年以來，政局雖然時有更張，但更來更去，還是幾個原人。這種走馬燈式的更調，好像是說：中國的人材，只有這麼些許，除此而外，即無人可用。但是，事實何嘗如此，在我們的社會上，到處都有胆識兼具的政治大匠，到處都有席上之珍；像從前的蔣百里，這種將將之材，會比誰差？然而心高命薄，有才無用，他終不能不老死寒窗之下。又如現在的馬寅初，這種經綸滿腹之士，又會比誰不如？然而有辦法行不出，有抱負展不開，他終不奈命何。他們之所以不見用于當道，無非因爲不同流俗，不依權貴而已，至于他們的思想的偏頗，那是『憤世忌俗』的情緒所使然，初非他們原有的夙疾。以『寸朽』而棄『連抱』，有心人誰不爲之同聲一哭？然而我們再回頭看看，那些無真才無實學的人，他們憑着關係的拉攏，憑着權術的運用，反而高居要津歷久不衰其顏色。舉例來說，江西的熊式輝，就是其中之一。熊式輝這個人，薄德寡恩，不學無術，憑着他的狡詐，施小聰明，弄小權術，邀功邀寵，居然一任主席，十年不動，而十年之後，他還能遙遙控制江西，培養羽翼。目前江西主席胡某，便是他從前最寵信的幕僚。至于他自己本人，出使美國，鬧出笑話，入駐東北，埋下火種，政府能把他如何？還有許多類似熊式輝的人，政府又能把他如何？不錯，在我們的政府裏，也還有許多清白乃心和魚頭參政的人在，但這種人在派系領袖們看來，都是不祥之物，對於這種不祥之物，如不近而遠之，則干脆給他一個『始亂終棄』。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想還能有多少人敢『特立獨行』？于是便有一些人把政府之門，當作一道鐵門。又有一些人把政府當作一個染缸。有把負的人不得其門而入，有骨氣的人却又不敢進去了。

王朝政府的官僚必『養尊處優』我們的官吏也是『養尊處優』的。我們常常聽見『深入民間』及『和民衆打成一片』的口號，但我們很少看見『深入民間』『和民衆打成一片』的官。那些負責最重的大員，沒有時間和人民接近，我們當然知道。但目前正有許多地方官吏如縣長之類者，他們也過着『深居簡出』『高車駟馬』的養尊處優的生活。他們既不知道民衆的真情，民衆也不容易看見他們的『廬山真面』。只有在競選時期，他們則出現于羣衆之間了。于是保甲長被他們供爲上賓，引車賣漿之流也能和他們握手寒暄。而那『窮巷掘門』的貧民區域，也時常有他們的形迹了。的確的！在這個時期，他們的確爲人民解決了許多久懸不決的問題，他們的確有許多良好的抱負提示給民衆。人民的確得着了冬天陽光的溫暖，人民的確對他們有過美麗的希望。然而等他們當選以後，一切可歸于原狀，人民和他們之間，仍堆起一重山。于是人民失望。于是人民羣衆站在和政府相對的方面。于是工潮，學潮，×潮，×潮……接二連三的鬧下去，官吏除了執法以繩之外，別無調處的力量。有時一個學潮，鬧了好幾個月，官吏也只好讓它去自生自滅。風潮鬧得太多的人民羣衆，是無目的，是無知的，是歇斯底里的，他們如一隻漂蕩在大海中的『失舵之舟』，他們不容易被人領導，因爲他仍需要真正的感情，官吏却沒有這種真正的感情。但也很容易被人領導，因爲只要有人肯把真正的良心奉獻給他們，他們便會受他的領導了。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誰敢接近羣衆，誰接羣衆誰就是『左傾』，誰就是『幼稚』。

基於上述我們可以這樣作結論：我們在政治，是每况愈下的；政治之所以每况愈下者，乃由於官心腐化；官心之所以腐化者，乃由於積習潛在官心；積習之所以潛在官心者，乃由於已往的革命工作有漏洞——革命者往往把自己列入革命對象之外。

(三)

今天，憲政時代開始，革新政治，似有先機。而對着新的局面，我們所指陳的一切，原應屬於歷史上的陳迹，不須「舊事重提」。然而，默察現實，證諸往事，我們深深感覺到，眼前的一切，非僅不見好轉，而且有一「積重難返」之勢。因為新政府雖已出現，舊人物依舊在朝。憲法雖帶來新鮮的民主精神，但憲法并不能根去舊習慣。李宗仁當選副總統，立法院委員推薦傅斯年，翁文灝受命組閣……這些事，不能說不是中國政壇上的新的跡象。然而，這又何補時艱？李宗仁表示：當選以後，將必大刀闊斧，根除積習。但在他當選的前夕，便有人給他一盆冷水。今天，他假使不安誠懇，不拘謹自持，人家會怎樣攻擊他，可以想知。立法院多數委員推薦傅斯年出任立法院副院長，他們的意志雖然是那樣的堅決。然而「一紙賢於十萬兵」，立法院的眾議，抵不了胡適的一封信。翁文灝受命組閣，從民意方面看來，反應並不算壞，然而翁文灝的遭遇則太壞了。由於他不是派系的領袖，所以既無自己的幹部可用，也沒有更換別人的幹部之權，更沒有使別人的幹部忠于自己的力量。一個人獨來獨往於政壇高峯，內不能避免派系份子的包圍，外不能避免政敵的挑戰，翁文灝囊中縱有妙計，又豈奈人單力薄何。

這些，這些情形，看來好像很複雜，實則非常簡單，歸根結底說一句，還不是舊思想排斥新思想；還不是積重難返。

因此，我們希望中樞當局，趕快在「人」的方面謀改革，不要專在「法」的方面徘徊思觸。我希望中樞最高當局，充分授予各高級首長以用人之權，各高級首長用這個權力，大刀闊斧的調整全國各層政府的人事；必須把頑固的，腐化的派系份子趕出政治圈外，而把有抱負，有才識，有胆量的無背景的人，羅致進來。不要投鼠忌器，更不要以懷疑的眼光投向新人。

我們希望中樞當局儘量用精神獎物（如命令，獎狀，勳章），獎勵有功的舊屬，而把官職授予那些雖無歷史而有真才幹有實學的布衣之士。不要把官職當作崇功報德的東西，更不要以歷史的深層為決定取舍的標準。

我們希望中樞當局嚴格實行文人治政，軍人治軍和專才治專業的辦法。不要把軍人用在政治方面；更不要把文人當作「百搭」。

我們希望中樞當局領導百僚退出「大戶」「豪門」的立場，而切實親近人民羣衆。不要「不得罪於巨室」；更不要把「左傾」之類的名詞加在「親民之官」的身上。

我們希望中樞及各層政府，把那諸政，顧問，參議，設計，指導及專門委員等位置，儘量騰空，而以這些位置招致思想界的高士。使他們隨時在治政者左右，指導思想，提出諍言；以解釋治政者的困惑；澄清治政者的意念；幫助治政者做誠明的功夫。不要把那些位置容納庸位素餐之輩；更不要把指導思想的責任，專門委諸黨務機關。

倘能如此，則我們的政策，即使卑之無甚高論，而我們的政治，仍然會日新月異的，否則縱有奇策，亦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等到積重難返的時候，誰也無法起國病於沉疴的。

蘇格拉底曰：「欲改良政治，必先改良政治的人」。在這官心腐化，國病深沈的今天，我們應該相信這句話。



原子的明日

張紫洞

原作者勞倫

(WILLIAM L. LAURENCE) 服務於紐約時報。曾寫作關於原

子炸彈的故事而獲得普立茲獎金 (PULITZER PRIZE)。

——譯者

美國計劃着對於原子能的『危險的活動力』和『安全的活動力』加以劃分。前者是要製造可以分裂的原料而用於原子炸彈；後者是要將原子能發展應用到平時目的上去。很幸運，這種區分是可能的。因為在製造程序上，這根本是應用着兩種不同的方法。要想製造原子炸彈，那就必須將鈾二三五，或鈾二三三（製自鈾）加以鍛鍊濃縮。而為了工業，醫藥或是其他平時應用所產生的原子動力，則可以使用稀薄的或變性的原料。由於這種關係，所以一個原子核的爆發，乃是孕育着一種不可控制的連鎖反應，伴有快速的中子在每秒鐘一千哩速度下衝擊。而為了平時目的去產生原子動力時，其中乃孕育着一種可以控制的連鎖反應，伴有緩慢的中子，僅在一秒鐘一哩的情況下衝動。

原子動力的產生，已經使我們可能去開闢一個新時代。當然，將來要想用一顆『動力丸』去開動汽車或飛機，那實屬不可能的，因為應用量若是少過一種所謂極限質量 (CRITICAL MASS) 時，那是沒有效用的；何況還需要笨重的防禦設備，來保護不受放射熱的傷害。

在另一方面，牠在城市或是船艦中，建立大動力工廠，來產生極龐大的動力，倒是一件可能的事。牠可以用來去滋潤那煤油或水源感缺乏的荒地。並且可以將沙漠改變成草木茂盛的花園。牠也可以用來去冷卻熱帶地區和使得近北極圈的陸地適於居住。

動力不過是原子能最低限度的收穫。牠還保持着極大的希望，像是一把鑰匙，去打開那自然界的神祕之門，有了牠，人類可以隨心所欲地去製造元素，來應用於工業和醫藥業，普通的元素可以使牠們變成具有

放射性的，並且有效的應用到癌症的治療。已經製成功的放射性的碘，就正在用着治療甲狀腺的癌症。

某些元素可以用做探索元素 (TRACER) 或是追蹤原子 (TAGGED ATOM) 藉以探測一些自然界中之神祕。譬如說，若用原子能，我們就可以製造出一種新形式的碘，代替原有量十二而成為原子量十四。因為牠與原來的碘有着顯著的區別，所以能夠追蹤測知牠在植物的、動物的及人類的生活體中的作用程序。例如，我們可以找出，我們為什麼和如何的會患癌症的理由？同時可以發明出方法延遲那老年的來臨。我們可以研究出，為什麼葉綠素（能使草木變綠的物質），在自然界中是唯一的能源？探知牠如何藉日光而將能去創造食物以供我們生活的秘密？牠就是這種能力，可以將太陽的能，加以貯藏，而賜給我們煤及油，讓我們再去改變這能而使用之。所以在葉綠素組織中，就含有碳原子。因此碳一四就可以幫助我們去研究如何由簡單的物質而來製造食物，就像那植物一樣；以及如何去改變太陽的能。

有了原子能，人類終於有了一種充分動力的燃料，可以使他升空超出地球，而不致被地心吸力所吸回。因此最後，他有了一種燃料，來裝備一個『太空飛船』，乘坐着去往那月球及各行星間旅行一番。這並不是說，這種遊星間的時代還僅是一種暗中摸索，事實上，牠的微弱的陰影，已經逐漸地顯著了。

人類已經是踏在新世界的大門口了。不過在同時，他可不要自取滅亡。



被人忽視的生命要素——葉黃素

沈嗣唐

在自然界中，誰都知道葉綠素是動植物維持生命的要素，可是人們常忽略了另外一族和脂肪共存於生物體中的黃色素，那也是合成生物必需食物的重要原料。如果在動植物體中，一旦沒有了這種黃色素來補充，那麼疾病和死亡便接踵會發生，終至使生物難以維持它們的生命。

還不知道是在那一個時候，由一些基本的細胞首先造成了這些奇怪的黃色素，後來漸漸地有更多種黃色素被那些低等植物造出來了，不久動物又吃了這些植物，利用植物體中這些黃色素作為它們身體中維持生命的一種主要成分。

在很古的時候，人們便漸漸注意到幾種奇怪的疾病，其中有些怪病是可利用某種食物來治療的，大約在四千年前有人記載說用鰵肝可以醫雙目朦朧失明的疾病。到了十九世紀，鰵魚肝油變成了一種大眾的補品。不到二十世紀鰵魚肝油能治療眼病的主因被科學家們找到了，那是由於油中含有黃色素的緣故。

這些黃色素的種類很多，現在我們能利用它們在脂肪或脂肪溶媒中的溶解度的大小，分成了各種不同的黃色素。這些不同的黃色素儲存在各種不同的物質中，早顯着各種不同的功用。

最早研究這些可以溶解在脂肪中的黃色素常常只是用胡蘿蔔，它裏面含有數種稱呼為「葉黃素 (CAROTENE) 的黃色素」。一八三七年，瑞典化學家柏齊勒斯在秋天的黃葉中找到一些相似的黃色素，和尋常的葉黃素大同小異，稱爲「葉黃素」原文 ZANTHOPHYLL 是從希臘文，「葉黃」的意思轉來的。

自從葉黃素發現後，同樣能溶解在脂肪中的黃色素便分成二大族，

那些能爲葉黃素的，都是容易溶解在石油醚而不能溶解於含水酒精中。葉黃素的性質却相反，在最近五十年中，有七八十種葉黃素和十數種葉黃素被找到了。這些多半是黃橙或紅色的色素化合物，無數的科學家正在努力探究它們的提取，分離和檢定等工作，以及它們的物理性和化學性，對於生物體的功用，最近的重要發現便是這些黃色素對於維生素有着密切的關係，是維持生命的一種必需食料。

最初在綠色植物中發現有這些黃色素時，還在一八六〇年，所有一切綠色植物從單細胞的藻土以至最大的樹木中都含有葉黃素和葉黃素。大約是一份葉黃素，三份葉黃素，和十二份葉綠素一起儲存在植物細胞中，看起來黃的顏色幾乎全被大量綠色所遮掩起來了，只有用高倍的顯微鏡才能找到這些色素，它們都集中在細胞中的許多綠色小體中，稱爲「葉綠體」。

在葉子中，黃色素的生成要比葉綠素來得早，從沒有曝過日光的植物中可見許多幼年植物的嫩葉，常常帶着灰黃色，就是有葉黃素的緣故。若是把這些未成熟的植物放在陽光中培植，許多葉綠素和另外一些黃色素生成了樹葉才變成了綠色。葉黃素是許多植物的主要色素，像橘子，辣椒，櫻桃等紅色或黃色，都是由於葉黃素存在之故，有些植物像番茄，胡蘿蔔等的顏色是由葉黃素形成的。在早期時這些植物的各部份全是綠色的，後來綠色漸漸消失，葉黃素和葉黃素接着生成很快，那便是我們日常所見果實成熟的現象。

這些黃色素不但生在植物體中，即在許多動物像魚鱗，鳥類的羽毛，蠟蟹的甲壳，以及其他許多動物的脂肪中都生有各種葉黃素。當這些

甲壳動物被沸水燙燒時，壳內的葡萄糖素便和脂肪分離了，因此變成了顯著的紅色。動物身體中的葡萄糖素常是從植物中取來的，這些植物中的葉黃素和葡萄糖素被動物吸收時，却各各不同；例如奶油中的色素常是葡萄糖素，而雞蛋黃中的色素大都是葉黃素。我們可以推想到母牛吃下去的植物容易把其中的葡萄糖素吸收；母雞則容易吸取葉黃素。這些黃色素的最大功用便是它們能在動物身體中變成維生素A，動物把這葡萄糖素做成了維生素，作為它們幼體生長的主要營養原料。

在有些魚類和鳥類中，這種顯著的黃色素還可以當作保護色。黃色素儲存在動物身體組織內還有一種更重要的功用，那便是幫助呼吸和代謝作用。

這些油溶性的黃色素在植物界也是極有用處的。例如美麗的黃花會引誘虫媒的傳粉作用，植物的嫩葉向陽光，或許就是由於光線射到靈感性細胞中的黃色素所致的；同樣的作用也可能幫助植物的滋長發育。所以我們知道葉黃素和葉綠素同樣是維持宇宙間萬物生命的原素。植物把二氧化碳和水靠日光的幫助，化合成碳水化合物，如澱粉，糖，纖維素等，這變化是在葉綠體中進行的，葉綠體中的葉綠素和黃色素便像是工廠中的一些機器一般，把二氧化碳和水製造成植物的食料。間接是動物的食料。

曾有人試驗過，二氧化碳和水的化合成糖是必需要日光的能的，利用日光的能時，又必須要靠葉綠體中的這些色素。植物中如果缺少了這二種色素時，它們將無法利用日光能，光合作用也就不能進行了。古時的人只知道肉是由草變成的，現在我們是更知道得清楚一點，那些變成肉的青草，又是由葉綠素和葉黃素利用了日光能，從二氧化碳和水做成的。

植物的綠色部份中所含的各種黃色素是一種混合物，高等植物中所含的葉黃素常和低等植物中的不同。就是不在同一屬的植物，它們所含的各種葉黃素中，往往也沒有一種是相同的。葡萄糖素的種類比較少，海產植物和陸生植物中所含的主要葡萄糖素，便是胡蘿蔔中所含的丑位葡萄糖素。

素。

黃色素在植物中的含量是極微的，差不多二公斤的鮮葉中只有〇·五至〇·四公分的色素。三十年前一位俄國的植物學家儲維脫發明用各種溶媒把植物中的色素溶解出來後，利用各種粉劑吸收各種色素的特性，把各種葉綠素和黃色素都能分離開來，現在化學家更能把這些色素製成純品，研究出它們各別性質。這些葉黃素的化學性質大都是不很穩定，在生物體內，這活潑的化學性被保護在活細胞中，不致變化，當細胞死亡時，黃色素便立刻被氧所破壞了，這種氧化作用在有日光或醇母存在時，進行得更快。黃色素還會被酸熱所破壞，變成了無色的物質，所以這些黃色素必須保護在一只真空的深色玻璃管中，才不至變壞。

根據化學家研究的結果，知道葉黃素和葡萄糖素的成份和維生素A維生素E，及維生素K等都相似。維生素E和K都存在於葉中；維生素A雖然在植物中不易找到，它卻可以從葡萄糖素製成。丑位葡萄糖素和維生素A的關係要算最密切了，一份丑位葡萄糖素，上了二份的水後，便變成二份維生素A，所以丑位葡萄糖素被人稱為是一種「原維生素A」。

目前工業上也漸漸地在應用這些黃色素了，爲了人類和畜禽都需要維生素A，所以許多富於滋養的食品中都將含有豐富量的黃色素。將含有適量葡萄糖素飼料供給母雞和母牛時可以使雞蛋的產量增加，牛乳和牛奶的品質優良得多。聰明的農夫和禽畜飼養者都會選擇含有葡萄糖素豐富的植物品種，他們還懂得怎樣能使其中的黃色素保存不變。農產品製造者也要知道在製造食品時，必須使黃色素一些也不會被損失掉。現在我們所知道的葡萄糖素有百餘種，其中有些是完全知道，有些還正在研究中。我們只知道黃色素的生成有兩種因素，內在因素是遺傳，外界的因素是氧，光，溫度和營養料等。當葉綠素漸漸減少時，葉黃素會漸漸增加產量，至於這些黃色素生成的詳細情形，那還需要我們更多的研究資料。黃色素對於生物的生命是如此重要，這種研究工作自然也是非常有價值的！

人生雜誌

一卷三期

重要內容

人獸關頭看世界……

論人之將死……

請看今日之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

靈魂的災荒在西北……

一寸想思一寸灰（中篇小說）……

（搜集世界奇聞怪狀推斷世界前途）

（一個九死一生的百歲老人詳述其對於各種死亡的經驗）

（劍橋大學教授的天子自道）

（實地調查西北人民精神生活的報告）

（敘述慘痛的戀愛史句句是血是淚）



爲全國失學青年控訴教育當局

程 遠

一年來，我爲了一件事，一直是浸沈在無可拔救的痛苦的大海裏。這件事情，現在雖然事過境遷，可是我却永遠忘不了它：——

一九四七年春天，我從香港回到上海不久，眼見國內正有無千無萬的青年徘徊在失學線上，痛苦不能自拔。因而我打算辦一所輔導青年自修的學校，來挽救這些失學的青年。我計劃辦的這所學校，與衆不同，第一，不收學費。第二，我要使每一個學生都能夠自由學習，自由研究，使他們把生活和教育溶爲一體。第三，使每一個青年都能安分守己，自力更生，並且大家隨時互相幫助。這個計劃擬定了，我便寫信告訴我的老師約翰遜博士，因他在抗戰以前曾在香港辦了一所和我的計劃相同的學校，名爲「道爾頓學院」(Dalton)。——道爾頓(DALTON)是世界最流行的輔導自修的教育制度，今日歐美各國，多實行此種制度。不過當時因爲人力物力所限，這個學院，只是一所小型的私人講學機關，並未發揮最大的事功而已。後來約翰遜博士，因珍珠港事變回國去了，這個學院也就因此停辦。我這次去信給他，主要的就是告訴他，我要繼承他的衣鉢，詎後來接到約翰遜博士的夫人回信，我師竟不幸於三年前病逝波斯頓故里了。約翰夫人在感懷之餘，極力勸我繼續吾師遺志。於是，我在上海開辦這學院了。

這學院的物質設備，當然因陋就簡，但是教育的設施却不簡單。它有着文學、政治、經濟、法律等學系。學程和學分僅較普通大學少三分之一。一學期中分八個段考，一個總考(均爲通信考試)。每系設教授一人，助教二人，專門担任編製講義，批改作業(各科講義係每週分發一

次，作業亦係每週通信批解一次)事項。開始不久，這個學院的名稱，竟引起全國失學青年的注意。

一時報名的信件竟如雪片飛來，不到一個月，來信竟達五千多封。這些信件多半來自廣州、汕頭、福州、永安、廈門、昆明、重慶、桂林、長沙、武漢、北平、青島、南昌等地，也有些來自窮鄉僻壤。其中有校級軍官、新聞從業員、醫務人員、會計師、統計員、郵務員、銀行行員、海員、傳教士、教員(中學教師或小學教員)、店員、警員。他們之間，年紀最大的竟有四十六七歲，最幼的則不過十五六歲。他們雖然年齡性別不同，生長的地域不同，但是他們都有着同樣的苦悶，他們同樣的遭遇着人生最大的不幸——失學或失業。他們的來信是血和淚織成的，是一幅生動的畫，是一闕悲歌，是一部慘痛史！這裏面充滿了辛酸、苦、辣的滋味，充滿了淒涼，充滿了悲憤和怨恨，充滿了深深的歇斯底里的瘋狂。他們都似一羣失去了母親的孤兒，他們成日的心身無所寄慰；他們需要讀書而無環境，他們心裏浮了許多問題欲請教於人，找不着熱心的解答者。他們孤獨，寂寞，他們隨時地祈求着一些安慰。他們在苦悶之餘，有的並不否認他們欺騙過自己，毀滅過自己，並不否認他們的行動無約束，思想無主宰，同時更不否認他們的思想生活隨時受着囚禁，——四週的惡勢力的壓迫。

每天，我們在人靜的深夜裏揮汗拆讀着來信和自傳，面對這些血淚織成的文字時，我們常常是悲從中來！但是我們想到，能有替大家盡一分微忱的機會，却與奮莫名！

我們的教授們白天都在他校授課。他們晚上回來就各人堅守各人的崗位，在燈前嚴肅地工作着，每個人的四週被書、報、信、稿、紙、筆、別針、圖章、郵票、信封、……亂七八糟的東西圍困着，數千封待發的信件一列列的在桌上排成蛇陣，有時桌上無法容納，便移到桌子上去，椅子上堆不下，再把它們堆在床上，甚至地上，如果當天的工作處理不完，便繼續到天明。

我們不分工，更不取絲毫代價，反之，大家隨時還要準備捐出私有的來維持院方（如郵費、文具紙章、印刷、水電等開支都是自行負擔）大家憑着同樣的毅力，抱着一種「犧牲自我」的精神，曾克服許多困難。

我們因為人力物力有限，無能担负教育如許學生的重荷，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五千多學生只能收五百，其餘的只好忍痛請他們稍遲入學。這些學生大都是免收費用的。只有少數的繳納一點微薄的講義費。

爲了開學的日期已迫，我們在招生手續辦理完畢後，接着又整理內部，和編印各科學程講義。這時是夏季的尾聲，氣候和工作簡直逼迫得令人透不過氣來。恰巧就是在這萬分緊張的時候，教育部停辦的命令來到，我們開始不幸了！

首先是一分報上登着一條令人失魂落魄的壞消息：「教育部令取締上海道爾頓學院」。打着執行取締的人員來到了。在煌煌的命令之前，我們只有服從。

當然，我們很可以向當局請求緩予執行及提出申訴，但在法令方面說，這樣是無濟於事的。當法官宣判了一個人的死罪時，犯人跪下去磕頭有甚麼用呢？同樣的，教育當局難道會因為我的申訴而收回成命嗎？

道爾頓學院遂因此宣告停辦了，連第一課也沒有上就停辦了！我們含着眼淚告別數百同學，並且把一部份學生寄來的講義費，也一一由郵局購買匯票退還他們了。對於這些青年，我們再也無法顧慮了。

這兒，讓我從數百封慰問函中選出本院最早的五位同學的來信刊佈於此，作爲這篇文章的結尾吧：——

「可敬可佩的教師先生們：

自從奉到本院開學上課的日期以後，每天每天都盼望着講義課本的來臨，甚至且怨恨時間過得太慢，又恐怕郵局有遺失之處，到了二十五號，心中更是萬分焦盼企望，這心情恰似大旱之欲雲霓，嬰兒盼念着慈

母一般……時間一小時一小時過去，一天一天過去，終於九月也眼睜睜地望見他溜過去了，而本院仍沒有一點音信，真令人望眼欲穿了！

今天中午綠衣使者叫喚着：姓楊的來信了！生內心就私忖着這定是本院寄講義來了，出來一看，果不出所料，一看着這熟悉的信封，內心的高興，真不可以言語形容了！不禁手舞足蹈，很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拆開，哦！原來是一封信，生懷着十二萬分的熱情讀下去，一行一行又一行，看見各位 先生師長們熱心拯救失學青年之苦心，恨不能生長二翅去致敬，可是，剛看到一半的時候，眼簾中看到「教育部要我們停辦的命令到了！」……這一連串遠出我理想之外的字句，生當初還懷疑自己神經太敏感了，或許是眼昏了，然而，白紙上印着鮮紅的字句，經生審慎過細地看過之後，證實了這確是鐵的事實！生手在抖着，心在跳着，血液在身體內急劇地循環着，幾乎昏倒過去了！生即倒在牀上，含着滿眶熱淚，抱着這封刺刀似的信，昏迷地睡着了，一覺醒來，時已午夜，挑燈再讀來信，畢竟還有一絲新的希望，因為先生們還有「向教育部請命的打算」。

看到這裏，希望之火重新又在生內心強烈的燃燒着，生謹以至誠在遠方的午夜，祝福上帝保佑，本院能繼續保留，復學的通知，馬上寄來，天呵！你不會辜負苦心人的願望吧？

先生！敬愛的先生們！這不是「最後的通知」，這是本院歷史上一個小小波折吧！生虔誠祈禱，祈禱上帝垂臨吧！「復學」「復學」「復學」！內心是何等地迫切等待着這個佳音來到呵？

先生！請您們爲我們這班無法升學的青年更受一點苦難吧！請您們極力地向教育部請命吧！我們的前途，我們求知的命運，完全寄託在先生們的身上，請 先生們担負起這救苦救難的十字架吧！待我們有了成就，決不會忘記 先生們爲我們所受的痛苦呵！我們將來定可負起更多的十字架，爲世界爲人類謀取一點幸福，決將 先生們偉大的精神發揚而光大之！

好！先生們！不多寫了，臨書神馳左右，翹盼佳音早煩，則誠無限幸事！敬祝

成功

學生楊信春寫於南昌

可敬的青年導師們：

當囚犯聽到法官在高誦着判決他予以死刑及遞奪公權的判決書時，其衷心是會感到萬分難堪地悲傷與失望啊！

今天，當我在辦公廳忙着工作的時候，什役送來 貴院寄下之函件，急拆開視之，哦！那兒想得到呢，可敬的導師們，今天我竟做了囚犯！寄來的學院受教，部勒令停辦的通知書，與死刑及遞奪公權的判決書有甚麼不同呢？

就是在同一天內，有着結婚與就職，所能感到的歡樂，也難捋開我內心的創痛啊！我並不是因了自己底精神，時間，與物質的耗損而有所怨艾，乃是知道今天之後，有着的是悲慘的命運，因為我能否在 貴院修業出來，乃是我「生」之幸福與悲苦的轉捩點。

學院之停辦，無疑地給我們以一個很大的損失，這個損失對我們底「生」是一個缺憾，這個缺憾，那怕女媧在世也難以彌補，因為我們數百位同學，不，連那數千位在門牆外望未准入學的青年都是都是被國家民族所摒棄的一羣，誰來關心他們呢？是誰啊！誰能給我底悲傷的心予以撫慰呢？

能得消弭我衷心的悲傷，除非是接到院方通知復學的消息。

可敬的導師們！你們貼了錢與血汗來辦教育以拯救我們這一羣貧苦的被國家所摒棄的兒女，我們是會永遠地感佩着你們，現在停辦的命令來了，你們豈願金錢空費，血汗白流嗎？你們應爲着你們的事業而努力，在耶穌基督之廣慈博愛的感召下，去努力向教育部請命，願你們請命能夠早日實現，無數的貧苦失學的兒女，在盼盼着你們的佳音降臨！

暫別吧！可敬的導師們！祝你們心靈懺悔，請命

成功！

生林 蓬拜啓 十月三日于汕頭

道爾頓學院諸位先生：

接讀九月廿一日通知，不禁憤慨萬分！教育部憑什麼理由，勒令停辦 們貧苦失學青年們的自己的學校？教育部這種橫橫作法，簡直使我們不敢相信這是一個擁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的國家的主持教育機關！

這是有關國家教育前途的一件大事，也是有關國家興盛的一件大事，同時更是有關世界教育與受教育自由的一件大事，我們必須力爭，向

政府力爭！恢復我們的學校！向社會公開控告這教育途徑上的黑暗與極不民主的作風！

我自己失學，第一是沒有錢，第二是誤於「捨身參加抗戰」，教育部不特不爲我想補救的辦法，反轉來打擊我個人憑「自己靠自己」的信念以取得

諸先生的熱心幫助，今茲得此，痛心至極！我想，在全體同學中，十九亦必具同感，我建議：

①把我們學校的宗旨，目的，歷史及校內的詳情，一點不滿，繕成訴狀，公之社會，求公正批判。

②由全體同學署名，上書政府請願，要求蔣主席制止教育部這種暴行。

③舉出理由，由全體同學署名，公開質問教育部並分函京滬各大校要求支援。

④同學們發起組織同學會，團結我們並團結數千萬失學貧苦青年。以上決不是我個人意見，且必是全體同學及數千萬失學貧苦同志的意見，務請先生等仍然領導着我們力爭，領導着我們繼續學習。

讀九月廿一日的通知，含着酸痛眼淚的是你們也是我們，尤其是我幽無告的人！力量也許就在這裏，

致慰問

敬禮

親愛的師長：

當此戰火瀾漫，國家多難之秋，人民掙扎於刀兵叢中，飢寒線上，多少有志青年，累於生活，失掉了繼續求學的機會，這在他們本身固然成爲終身的遺憾，而計之國家亦非不爲莫大的損失。

諸師長有鑒於茲，因有我校之創，爲了我們貧苦的青年，爲了國家的復興，你們不惜自己的血汗，抱着鞠躬盡瘁的精神，該讓我們這些貧苦同學，如何的感激啊！

不幸，接到了這封告別信，我哭了！我相信更多的同學都要淌下眼淚。我哭我自己的命運，不，我哭世間的真理！尤其摧毀我們學校的，竟會是專司教育的教育部！

老師們，「服從、遵命」？這不再是帝國主義的專制時代了！我們

決不能茫然的服從遵命，「指鹿爲馬」的事也只能暴君專制的時代中扮演得出來。我相信我們同學校在在這教育不振的中國是迫切需要的，我相信師長們的功德是達於全中國以及於世界的。師長們的宏志，更是弗能抹消的！

我們遭到了此次打擊，相信諸位師長們一定比不幸的我們更傷心。這不僅是創辦伊始，一切事業在此時期都是阻折多咎的，蜘蛛的結網，花木的滋芽，都必須經此一階段，希望你們爲我們，爲中國，爲全世界，作一次最後的努力！也許你們的力量單薄些，倘能幫助生等同學連繫一起，師生打成一片，我們以最合法的手續，向賢明的當局呈請備案。如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時，我們再將事實真相，訴諸社會，讓廣大的正義，幫助我們！

惜乎！母校遠在上海，學生遙居濟南，雲泥相阻，不克走往謁慰，謹以紙筆虔心祝福

母校早日成立

更希望師長能把詳細情節賜示於我，學生雖愚，甘願爲我校的成立奔走。敬頌

公安

敬頌

學生何尙廉叩十、二于濟南

道爾頓學院公鑒：

在我未接到此封帶有血淚的最後通知函之前，我無日不在期待院方開學日期，如大旱之望雲霓，每日都充滿着無限希望，看着月份牌，及至廿號，我腦海中憧憬一種光明的展望，即好像我的生命中之元素無有它即變成灰白色，明顯一點說，就是我生命之依托，內心慰快，非局外之人所能理解得到的，更非筆墨所可形容，但是自開學日起至三十未見校方課程寄來，在此期間，我無時無刻不在期望着它，即使在工作時亦不將我腦海中希望的思想忘掉，在九月三十日晚間，當我第一步剛跨進家門時，我表弟告訴我『道爾頓學院被教育部通令停辦了！』當時我心中微有狐疑，十二分不相信，及至我將院方通知讀完，始認爲是事實，同時我的神經有點混亂似的，兩隻眼睛看着天花板，好像木偶一樣坐在椅子上，直至我姑母用手推我時，始恢復理智，可是因爲刺激太深，腦子不時作痛！我想我們中國教育因不普及致造成現在文化水準，勝利以後，教育當局高喊着『建國時期教育第一』的震天假響的口號，可是失

學青年，反而激增，試看今年大學生之公費被取消，改爲獎學金後有多少青年被棄於大學門外，這難道說就是所謂之教育第一嗎？現在，我們這些不幸的青年，好容易尋到一個領導自修的學府，內心希望滿認爲是如願以償，但是連一日之教尚未享受得到，即被當局通令停辦，我們教育當局不但不獎勵和創造教育，反而制止，難道這亦是『建國時期教育第一』中之條例嗎？中國教育實令人言之痛心！現在事實終是事實，空徒悲感與事實是無助益的，但是我這裏還有一線曙光，就是希望院方之請命能夠實現，並且圓滿成功，將這些貧苦失學的青年，用耶穌基督救人的熱忱，救出失學圈內的青年，現在我在此以十二分虔誠的心，來祈禱你們成功！此次所匯之款，已如數收到，不過我前次所繳之證件未見寄下，可是我希望院方將它保存而不寄來，以備他日之用，俟後院方若有好消息，請速通知爲盼，專此敬祝復課成功，並祝

院方同仁健康！

生司瀛春上于青島十月一日夜二時

最後，我認爲教育當局對我們的措置是極不妥善的，無論從那一方而來說，不分皂白去取締一個學校是不妥善的，至少事前應調查一番，如果認爲我們立案手續未備，那也只有要我們補辦立案手續就夠了。況且我們的學校是輔導青年自學的學園，根本無須立案，各國都有此例。再說目前全國各地未經立案的「學店」何可勝數？而上海一地未立案的補習學校函授學校，更不知多少？何不一一取締，而單取締我們？再說，本校救助失學青年，純係本着基督教人濟世的精神盡此誠志的，如認爲我們另有他圖，則儘可審查本校主持人之思想、言行、學歷、經歷，再下斷語。總之，最高當局取締本校，實無異於表示：『你們沒有俱備學店條件』。

坐在寫字間裏的掌握教政的先生們！請您走出來看一看，您四週的失學青年有多少？請聽聽他們呼喚着『知識飢餓』的聲音多麼悲哀！他們若一羣失去了保姆的嬰兒。他們的思想行動失去了主宰，任何一種力量都能抓住他們。

你們不去過問他們，又不讓人家去過問他們，讓他們一個學期一個學期的增多，增多，增多……而在報告上面，全國文盲的数字，則一年比一年少得多了。這真是一樁又好哭又好笑的事！



我患了二十年不癒的奇病

陳 芸

這真可以說是一種所謂奇異的疾病了。除了我是患有這病者自己有感意外，我的雙親，我的兄姊，我的親友，以及曾爲我診治過這病的近百個中西醫師，只要是曾知道過我這病的人，便沒有一個不異口同聲地這樣說：「這真是一種奇異的疾病！」

我時常這樣幼稚地想：科學發展到今日，照理世間是不應該再有任何所謂奇異的疾病之存在的。因爲只要是病，總能以新的科學方法來研究出它的病原和病理，然後再以新的科學方法加以療治。然而以我的不算少的經歷來說：我對這想法顯然是失望了的。

我有時候心理很矛盾，不知怎樣，我不大願意向每一個人坦白說出我患有如此一種奇異的疾病；但我又希望最好能有一些人知道我這病情，俾可從很多的方面，或許能獲得一條治病的路。這一次「人生雜誌」的徵文中有一「奇異的疾病」這一題，基於上述後一種心理，又在經過一番思考之後，我便決定坦白的把我這奇異的疾病公諸于世，希望藉此引起愛好研究醫學者的共同來研究這病的興趣。

首先我得簡單的說明這病的病狀和病史。病的部份是在口腔內的整個舌頭上。舌的第一個現象是經常腫脹着，其厚度約在常人的一倍以上。舌面中央有兩條很深的裂紋，裂開的時期還在我幼年很小的時候，便在這經常腫脹着而有兩條裂紋的整個舌部上，不斷的更顯明的表現出了這奇異的疾病。恕我不能引用一般醫學名詞，但可以這樣說：一切人的舌部本有一種細小的一粒粒的東西，我這東西有時候便常常會部份的腫起來，成爲一顆顆的小瘰粒，突起在舌面及舌尖上，這一顆顆突起的東西，經常作紅色，有時亦作紫黑色，當它似將退去時，又可能作灰白色。這東西在舌面上，還能分別出它一顆一顆分佈的情形，但在舌尖上便擁擠成一團，又因不時接觸牙齒，於是沿牙齒的舌尖上的小瘰粒都成了破碎而霉爛狀的一圈，（舌的底面也有，但並不多）。而無論是舌而上的

小瘰或舌尖上的破爛，它時常都會溢出許多鮮血，用兩唇緊壓舌頭時如此，每天睡覺醒來時更甚，口中往往可以吐出滿嘴的口水。

說到這病的起因和變化的過程，因一向沒有詳細紀錄，故也無從說起。不過只知道在三四歲時便已患有這病了。大概那時我曾生了一嘴口瘡，所謂口瘡是我鄉下的俗稱，其症狀是舌上和口中都忽然發出了許多白色的東西，很痛，不能吃東西。那時我住在荒僻的鄉下，沒有找醫生，只聽讓它自然而愈，之後似乎便在舌的中央發現了裂紋，又之後似乎便發現有這奇病的存在了。

病的大略情狀如上述，但更奇異的，這病狀並不永遠如此，有時候它也會作一種莫名其妙的變化。譬如忽然舌尖上突起的小瘰粒慢慢變淡紅色而低下去了，又譬如舌頭上的破爛情狀也似乎慢慢在那裏退去霉腐了，在情形最好的時候，舌面上沒有一顆東西再顯明的突現出來，舌尖上也不再是在腐爛的模樣，不過從來沒有澈底的收口過。而在這情形下整個舌部腫脹程度似乎也會減退甚多。

不過總之這病是極不規則的，我說不出在何種情形下病狀會轉惡或轉佳，也說不出每隔多少天會得轉惡或轉佳一次。同時，這繼續在我身體上已近二十年（我今年二十五歲），除了我說話時覺得舌部因腫脹而不靈活，而口齒不清（尤其用舌音時），以及精神上總覺得這是一種莫大的缺憾，深切感到萬分苦痛之外，其他不痛不癢，味覺照常可以辨，身體各部亦都正常，不知究竟將來對於整個身心將發生何種影響？

有着這樣一種奇異的疾病，曾經想盡種種方法加以治療是必然的事，雖然我是一個經濟能力十分窘困的職業青年。我一向也這樣癡想：作爲一個研究醫學的人，當他發現了一種奇異的疾病時，應該察對方的經濟能力，而給予免費或減費的優待，俾能在澈底治療之外，並可進一步作醫學上新的研究。然而以我的經歷來說，這樣的研究醫學者在我國